



智慧宝鉴

中華

大方略全书

道家圣哲智谋全书

将无为作有为 以不变应万变
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
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道家圣哲智谋全书

曹冈 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- 老子的慈忍之道 (1)
- ◇唐太宗的知人、用人之道 (12)
- ◇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度量 (23)
- ◇孟尝君的胸怀 (25)
- ◇即使他死有余辜但也不能杀 (26)

第二章 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- 老子的以智为愚 (28)
- ◇左师触龙的智慧 (37)
- ◇图大业朱棣诈癫 (38)
- ◇韬光养晦刘备种菜 (42)
- ◇班婕妤行事不辩自明 (44)
- ◇知韬晦楚庄王三年不鸣 (44)

第三章 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

- 老子的以柔克刚 (50)

◇以柔克刚刘秀使汉朝中兴	(60)
◇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	(66)
◇宰相的雅量，元帅的镇静	(69)
◇富弼不辱使命	(72)
◇淡不可救浓	(74)
◇义士的楷模	(75)

第四章 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

老子的清静无为	(79)
◇无为而治是五帝的治国法则	(92)
◇王猛治国依靠法制	(96)
◇顺民心赵国以弱胜强	(99)
◇董贤盛极必衰	(103)

第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老子的慈忍之道

【老子说】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

【今译】

“道”，如果说得出来，就不是永恒之“道”；“名”，如果叫得出来，它就不是永恒的名。大道没有名称，因为它是天地的开端；大道又有名称，因为它是万物的根源。所以应该从万物永恒的始原状态中去观察“道”的微妙；要经常有所意识地观察有形有名的端倪。“无名”、“有名”都来源于“道”，构成“道”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和境界，指的是同一个真理。从有形的深远境界到达无形的深远境界，这就是通向一切奥妙神秘的总门径。

【点评】

老子所提出“道”这个概念，是作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，其涵义博大精深。为了与当时其他哲学思想奉行的“道”加以区别，我们称老子之“道”为“大道”。大道是老子认定的万物的创生理念，然而它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，微妙玄虚，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，它不能用文字或语言去表达，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。

【帝王说】

◆唐玄宗李隆基：

道者，虚极之妙用；名者，物得之所称。用可于物，故云可道；名生于用，故云可名。应用且无方，则非常于一道；物殊而名异，则非常于一名。是则强名曰道，而道常无名也。无名者，妙本也。妙本见气，权與天地。天地资始，故云无名。有名者，应用也。应用匠成，茂养万物。物得其养，故有名也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。若常守清静，解心释神，返照正性，则观乎妙本矣。若不正性，其情逐欲而动，性失于欲，迷乎道原。欲观妙本，则见边徼矣。如上两者，皆本于道，故云同也。动出应用，随用立名，则名异矣。出则名异，同则谓玄。玄，深妙也。意因不生，则同乎玄妙。犹恐执玄为滞，不至兼忘，故寄又玄以遗玄，示明无欲于无欲。能如此者，万法由之而自出，故云“众妙之门”。

◆宋徽宗赵佶：

无始曰道，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又曰：道不当名。可道可名，知事物焉，如四时焉。当可而应，代废代兴，非真常也。常道常名，自本自根；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“伏羲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”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。道常无名，天地亦待是而后生。庄子所谓生天生地是也。未有天地，孰得而名之？故“无名”为天地之始。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，故“有名”为万物之母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建之以常无有。”不立一物，兹谓之常无；不废一物，兹谓之常有。常无在理，其上不皎，天下之至精也，故观其妙。常有在事，其下不昧，天下之至变也，故观其徼。有无二境，微妙寓焉。大智并观，乃无不可。恍惚之中，有象与物。小智自私，蔽于一曲，弃有著空，徇末忘本，道术于是乎为天下裂也。道本无相，孰为徼妙。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气，故同谓之玄。世之惑者，舍妄求真，去真益远。殊不知有、无者，特名之异耳。《素问》曰：“玄生神。”《易》曰：“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”妙而小之谓玄，玄者，天之色，色之所色者，彰矣。而色色者未尝显，玄之又玄，所谓色色者也。玄妙之理，万物具有。天之所以运，地之所以处，人之所以灵，百物之所以昌，皆妙也。而皆出于元，故曰众妙之门。孔子

之作《易》，至“说卦”然后言妙，而老氏以此首篇。圣人之言，相为终始。

◆明太祖朱元璋：

上至天子，下及臣庶，若有志于行道者，当行过常人，所行之道，即非常道。道犹路也。凡人律身行事，心无他欲，执此而行之，心即路也，路即心也。能执而不改，非常道也。道可道，指此可道言者，盖谓过人之大道。道既成，名永矣，即非常之名。可行焉，可习焉。道之幽微，静无名而动有益，即“无极而太极”是也。且如吾为天下君，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，孰知何名？才施行，则有赏罚焉。不但君心有赏罚，贤人君子有志，则皆能利济万物。所以，“无名天地之始”，即君子仁心畜蓄之于衷，发而济万物，则有名矣。岂不万物之母云？无欲观其妙，谓道既行，而不求他誉，以已诚察于真理。故云“常无欲以观其妙”。又“常有欲以观其微”，非他欲也，乃欲善事之周备耳。虑恐不备，而又欲之，非声色财利之所欲。微，言边际也。为前文奇甚，故特又赞之。

◆清世祖福临：

上道字，乃制行之道；可道，行之也；常道，乃真常不变之道也。上名字，乃立言之名；可名，言之也；常名，即常道之名。无名者，道也。所以生天生地也。有名者，道所生也。所以化生万物也。常无者，法道之无也。观者，察也。妙者，道之微妙也。常有者，法道之有也。微者，道之边际。两者，谓有、无也。同出于道，而特异其名。凡远而无所至极者，其色必玄，故以玄字形容道之不可名。玄已至矣，玄之又玄，则玄亦不足以名之矣，故为众妙之所从出。

凡天下之道，可以制行者，非真常之道也。凡天下之名，可以立言者，非常道之名也。故无名之道，浑沦无体，而天地于此始焉。及其有名，长养不穷，而万物于此生焉。道之有无，兼该如此。故得道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是谓常无，盖欲以察道之微妙焉。至于措之五常，施之百行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是谓常有，盖欲以察道之边际焉。正以有无两者，非判然二物也。同出于自然之道，而特异其名耳。盖世有以有为道者，有以无为道者；有以非有非无为道者，有以亦有亦

无为道者。彼皆分别执著，而不知有无浑融。故有无浑融，斯谓之玄。然玄亦不足以尽之，而且玄之又玄，是为众妙之所从出，而天下之道，莫有过之者矣。

【老子说】

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夫惟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豫兮若冬涉川，犹兮若畏四邻，俨兮其若客，涣兮其若凌释，敦兮其若朴，旷兮其若谷，浑兮其若浊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动之徐生？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之而新成。

【今译】

古代善于持守大道的人，精深通达，深刻得非一般人所能理解。因为不可记述，所以只能勉强对他作些形容：他们的表现，像冬天踏冰过河一样谨慎，像提防四周的危险一样警觉，像做客一样庄重，像冰凌融化一样轻松，像未经雕琢的玉石一样质朴，像深山幽谷一样空旷，像浊流一样浑然无别。混浊的水静下来，慢慢就会澄清。安静的东西动起来，慢慢就会产生变化。保持这个“道”的人，不要求满足欲望。正因为他们不要求满足欲望，所以能除旧更新，前进不已。

【点评】

前面老子讲过“道”是精妙深玄，恍惚不可捉摸。这里讲述了从政者的个人素质和处世原则，那些悟道、得道之士，也“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”，因此难以写状。老子只能勉强通过各种比喻来描述悟道得道之士的举止风貌、人格形态、超常能力和行为准则；总之，有“道”的人他们的精神境界远远超出一般人。老子认为，一个理想的从政者，首先要严肃面对现实政治，既要注意周围的种种危险，还要从容应对各种难题；其次是不露声色，既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个固定的位置，也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地方，而是要在解决问题之前把所有因素都考虑为一个整体。老子还辩证地看待“浊”和“清”，“安”静和“生”动之间的对立转化关系，体道之人在动浊态中，通过“静”来定心自养，进而转入清明的境界，并以此来说明动极而静，静极而动的复杂过程，用辩证法论证了虚、静、归、复的对立统一。

【帝王说】

◆唐玄宗李隆基：

士，事也。言古之善以道为事者，于彼微言妙道，无不玄鉴通照，而德容深邃，不可识知。○夫唯德量难识，故强为容状以明之，谓下文。豫，闲豫也。善士于代闲法，如涉冬川。众人贪著，故畏惧。今我不染，故闲豫也。○犹豫，疑难也。上言善士不染，故闲豫。及观行事，甚疑难，如今代人惧邻戒。○虽则俨然若客，无所造为，而不凝滞于物，涣然若春冰之释散也。○虽涣然冰释，曾不自矜，而能敦厚，若质朴无所分别。○其德量旷然宽广，无所含容，若彼空谷。○和光混迹，若浊而清。孰，谁也。谁能于彼浑浊，以静澄止之，令徐自清乎？○谁能安静于此，清以久，更求胜法，运动修行，令清静之性不滞于法而徐动出也。生，犹动出也。欲保此徐清、徐生之道，当须无所执滞。若执清滞求生，是谓盈满，将失此道，故云不欲盈。○夫唯不盈满之人，故能以新证之。行为弊薄，不以其新成而滞著也。

◆宋徽宗赵佶：

古之士，则与今之士异矣。善为士，则与不善为士者异矣。故微则与道为一，妙则与神同体。玄有以配天，通有以兆圣。而藏用之深，至于不可测。《书》曰：“道心惟微。”则微者道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。”则妙者神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玄而地黄。”则玄者天之色。《传》曰：“事无不通之谓圣。”则通者圣之事。水之深者可测也，穴之深者可究也。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，其藏深矣，不可测究。列御寇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老子谓孔子曰：“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”其谓是欤？○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，地之厚不可俄而测也。曰圆以覆，曰方以载者，拟诸其容而已。强为之容，岂能真索其至？豫者，图患于未然；犹者，致疑于已事。古之体道者，以内游为务，不以通物为乐。恐惧修省，不得已而后应，若冬涉川；守而不失己，若畏四邻，《易》所谓“以此斋戒者”是也。○《语》曰：“望之俨然。”《记》曰：“俨若思。”《庄子》曰：“物无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”全德之人，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，故其状，义而不朋。○水凝而为冰，冰释而为水，其实一体。蔽于执一者，如水之凝；通

于大同者，如冰之释。《易》曰：“涣，离也。”遗物离人而无所系轸，所以为涣。○敦者，厚之至。性本至厚，如木之朴，未散为器。○旷者，广之极。心原无际，如谷之虚，受而能应。○不别雕以为兼，不矫激以为异，浑然而已，故若浊。与修身以明污者异矣。有道之士，即动而静，时骋而要，其宿定而能应，至无而供其求。故静之徐清，而物莫能浊；动之徐生，而物莫能安。《易》曰：“来徐徐。”徐者，安行而自适之意。至人之用心，非以静止为善，而有意于静；非以生出为功，而有所为于生也。因其固然，付之自尔，而无怵迫之情，遑遽之劳焉。故曰徐静之徐清。万物无足以挠其心，故孰能浊动之徐生；万物无足以系其虑，故孰能安。安有止之意。为物所系，则止矣，岂能应物而不伤？有积也，故不足；无藏也，故有余。至人无积，亦虚而已。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者，亦已小矣，故不欲盈。《经》曰：“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”○有敝，故有新；有成，故有坏。新故相代如彼。四时成坏，相因如彼。万物自道而降，丽于形数者，盖莫不然。惟道无体，虚而不盈，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坏，超然出乎形数之外，而未尝敝、未尝坏也。故曰：“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”木始荣而终翠，火初明而末熄，以有新也，故敝随之。日中则昃，月满则亏，以有成也，故坏继之。有道者异乎此。

◆明太祖朱元璋：

君子所秉者，得天地至精之气，乃神慧而不妄为。使其动，则诸事有理焉；使其静，则灵神于心。人莫知其所为如何，故深妙难通。老子设词，假似傍人，强立名色以觐视。指前君子之人，怀仁坚志，人轻不可得而知彼之机，故设七探之意，使欲知彼之机，尤甚难知。盖欲使后人修道坚如是也，又以犹、豫二兽名于其中，又以整然之貌见之，加以怠慢之情合之，添淳淳然混之，亦声势以动之，侮以喧哗窥之。凡如此者有七，终不得其真情。是以贤人君子之诚难动，其小人之心，安能如是也。言有如此之能人，谁能见彼，昏而使醒。君子以动，何人使彼静之。君子以浊，何人使彼澄之以清。言君子以安，孰能以智动之。君子之意未发，孰能以计使之渐萌。此盖教人持身，保道止是，不欲太过耳，故所敝不新成。所以敝不新成者，不盈不坏是也。不新成者，既不坏，安有新成就者，故保此道者，如是甚不难哉！

◆清世祖福临：

不可识，则不可形容，而勉强形容之。戒而后动曰豫。疑而不行曰犹。言其不敢慢。言其恐欲陷。言其质。言其虚。言其不与物异。以上皆强为之容也。徐者，听其自然之意。常虚而受，则无盈满。敝，故也；不新，能不新也；成，能成也。

此章言得道者之以虚为用也。谓古之善为士者，将以成圣而尽神也。其入道之功，由微至妙，妙极而玄，玄则通，通则深不可识矣。至于不可识，则又何从而形容之哉？以为如不得已，则若冬涉川；以为如恐人见，则若畏四邻；以为庄敬而若客；以为恐惧而若履冰；以为若朴之未雕；以为若谷之能受；以为浑然若浊而不与物异。此七者，疑之而不能拟之也。意者其清乎？世俗之士，为浊所淆，孰能如今之浊也，而静之，而徐清。意者其能生乎？枯槁之人，以定灭性，孰能如今之安也，而动之，而徐生。凡以保此道者，其中常虚而不盈，则但见故而不新。能故而不新，则千载如一日，而道于是乎大成耳。

【老子说】

善为士者，不武；善战者，不怒；善胜敌者，不与；善用人者，为之下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、古之极。

【今译】

善于作将帅的人不轻易动武，善于打仗的人不容易被敌人激怒，善于胜敌的人不跟敌人硬拼，善于用人的人对别人很谦虚。这叫做与人无争的美德，这叫做能利用别人的力量，这叫做壮大天“道”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。

【点评】

老子讲述了“道”的原则运用在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，提出以“不争之德”来克敌制胜的道理。老子认为将帅应做到四善：不逞强，不激怒，避免正面硬拼，利用旁人力量，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。老子所讲的“不争之德”，是符合天道的最高准则，基本精神还是“无为”，中心意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通过“不争之德”来取胜。

【帝王说】

◆唐玄宗李隆基：

士，事也。善以道为理国之事者，尚德，故云不武。○事不得已，必须应敌，以慈则善，故不凭怒。○师克在和，和则善胜，全胜之善，故不交争。○悦以使人，令尽其力，必先下之，是为善用。善胜，是不争之德。为下是用，人之力能如此者，可以配天称帝，是古之至极要道也。

◆宋徽宗赵佶：

武，下道也。士尚志，曰仁义而已。孔子曰：“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○上兵伐谋，而怒实胜思。○争，逆德也。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；胜败特未定也。不武，所以成其武；不怒，所以济其怒；不争，所以弭其争。三者皆出于德，故曰善。○智虽落天下，不自虑也，故智者为之谋能。虽穷海内，不自为也，故能者为之役辨。虽雕万物，不自说也，故辨者为之使。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才全而德不形，未尝闻其唱也，常和人而已。○聪明者竭其视听，智力者尽其谋能，而位之者无知也。○无为为之之谓天，不争而用人，故可以配天。可以配天，则至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，故曰“古之极”。极，至也。木之至者，屋极是也。

◆明太祖朱元璋：

故天鉴之外，有四善，吾不审何智者能之，非凶善。尽此四善，譬同天地。

◆清世祖福临：

士，战士也；不武，行之以怯也。怒乃忿兵。不与之争先。下者，物所归。不强人而人自从之，故能用其力。自古以来，无加于此，故曰古之极。

此章借喻不争之德。天下至争者惟兵，故战士当以武为贵。然以武行武，则强梁者不得其死矣。故善为士者不武，不得已而用兵，以理胜之，忿则败矣。故善战者不怒，以吾不争，方能胜彼之争。若皆出于争，不能胜矣，故善胜敌者不争。人皆有相上之心，则不相为用。诚能下之，则皆吾所用矣。故善用人为之

下。四者，皆不争之喻也。不争之德，可以屈群力，用天下。故可以与天相配，而自古无加之者矣。

【老子说】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

【今译】

道产生作为统一体的原始混沌之气，这统一体又分裂为阴阳这两个对立面，这两个对立面又产生新的第三者阴阳和合，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万物。万物都包含着阴和阳，阴阳混合适中就生成新的和气。天下所厌恶的虽然是“孤”、“寡”、“不谷”，但王公却用来称呼自己。事物有的减损了反倒增益，有的增益了反倒减损。所以别人所教导人的，我也说来教人。因此，“强狠霸道的人决没有好下场！”我要把这个事例作为教学的总纲。

【点评】

老子在此认为“道”是宇宙本体，万物由“道”派生，由“负阴而抱阳”，到“冲气以为和”说明宇宙万物产生物的过程。后半，讲柔弱、退守是处事的最高原则，谦受益，满招损，符合辩证法之道。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中气以为和。”论述的就是阴阳配合的运动规律。后面讲：“物或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。”论述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，“道”的运动可分两方面：一是发展，二是转化。

【帝王说】

◆唐玄宗李隆基：

一者，冲气也。言道动，出冲和妙气，于生物之理未足，又生阳气。阳气不能独生，又生阴气。积冲气之一，故云一生二；积阳气之二，故云二生三也。○阴阳含孕，冲气调和，然后万物阜成。故云三生万物。万物得阴阳冲气生成之故，故负抱阴阳，含养冲气，以为柔和也。万物皆以冲和之气为本，而冲气和柔，守本者当须谦卑柔弱，故王公至尊而称孤、寡、不谷者，以谦柔

为本故也。○自损者，人益之；自益者，人损之。老君云：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，当以吾此柔弱谦卑之义以教之。○强梁之人，动与物亢，求益而损，物或系之，故不得其死。○吾见强梁者亡，柔弱者全，故以柔弱之教为众教之父也。

◆宋徽宗赵佶：

泰初有无，无有无名，一之所起。○天一而地二，次之水生，而火次之，精具而神从之。○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○天肇一于北，地耦一于南，人成位为三，三才具而万象分矣。号物之数谓之万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计。阴止而静，万物负焉，君子所以日入而息。阳融而亨，万物抱焉，圣人所以向明而治。必有阴阳之中，冲气是已。《庄子》曰：“至阳赫赫，至阴肃肃。”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。两者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物罔隆而不杀，事靡盛而不衰。阴阳之运，事物之理也。消息盈虚，与之偕行，而不失其和，其惟圣人乎！故孤、寡、不谷，人之所恶，而王公以为称。已极而返，已满而损，所以居上而不危。○木落则粪本，损之而益故也；月盈则必食，益之而损故也。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然则王公之所称，乃所以致益，而处贵高之道。以强制弱，以刚胜柔，人之所教也，我之所教则异乎此。强梁者有我而好争，有死之道。智者观之，引以为戒，故将以为教父。

◆明太祖朱元璋：

复云理道之幽微，又如是说。道乃先天地之一气，以清升而为天，浊沉坠而为地，是为一生二。天地乃曰二仪，与先天地一气，并作是三。二仪既立，四象昭昭，曰日月星辰是也。因有风雨霜露，四时成序，万物生焉。又负阴而抱阳，物盛而归源，属阴。归源而复出，是为抱阳。阳本刚，以阴贯之，则阴阳和。此谓自一以生二，自二以生三，自三乃生万物。以阴趋阳之道，皆以卑以就能成也。君子之习道如是乎，更逾以上古国王所称孤、寡、不谷。此三字，人人以为不贞之字，王者乃取名之，是谓谦也。又以盛衰以比损益，云常道也。以三“教”字言，前二教字言可教者，后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，此是谓不教之徒有此。老子云吾教父，何父？道理之本源度之耳，非父亲之父。

◆清世祖福临：

方其为道，则一亦未生。及其有一，即有二矣。如有阳即有阴。有阴阳，则又有阴阳之交，岂非三乎？至于三，则无所不有矣。凡物，皆背止于后，阴静也。耳目口鼻居前，阳动也。冲虚之气，行乎阴阳之间。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贱之意。满招损，谦受益也。木绝水曰梁，木负栋亦曰梁，取其力之强也，故曰强梁。母主养，父主教，故言生则曰母，言教则曰父。

此章言道以虚为用，而深戒满盈也。道在无物之始，而世之自一而三，以至于万，皆生于道。则万物之多，莫不有道存焉。观其负阴抱阳，而必有冲虚之气以和之，可见不虚则不生也。古之制名者，以卑下为王公之称，亦贵虚之意耳。故物损之而反益，益之而反损。体此意也，则愈知能虚能无之妙矣。盖古人尝以此为教，而我亦教之。观乎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盖将以此言为教父也。

【详解】

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，他们遍记历代的成败、存亡、祸福的经验教训，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，清静谦虚，甘处卑弱，以保持自己的本性，这实际上是君临天下、南面称王的一种权术。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己谦让、《周易》的谦恭十分吻合，这是道家的长处。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士模仿道家的做法，他们就想摒绝礼乐制度，同时抛弃仁义原则，一味地清静无为，这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？这是道家的流弊。

道家教人、形、精合一，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“道”，认为物性自足，不必欲求。道家的主张，来源于阴阳二气的运行转换规律，采纳了儒家、墨家的长处，吸取了名家和法家的精华，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，这样做无处不适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，用力少而收效大。道家主张无为，却又说“无不为”，实际操作容易，但他们用词的含义却难于理解。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，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，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，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，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。因为办事既不争先也不抢后，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是有法则还是无法则，根据时势的变化来确定；是有尺度还是无尺度，根据事物的不同来决定。所以他们说：“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，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

原则。”虚无是道家的核心，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，君臣都各尽其才，是为了使他们都有自知之明。

唐太宗的知人、用人之道

唐代赵蕤的《反经》里说：“知人，是君道，知事，是臣道。无形的东西，才是有形的万物的主宰，看不见源头的东西，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。”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知人、用人的典范。

李世民出身于大官僚贵族家庭，他父亲李渊七岁的时候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。公元六一六年，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，尽管李渊非常地尽心尽力，想博得隋炀帝的赏识。可是隋炀帝还是不信任他。另派自己的心腹王威、高君雄作太原副留守，监视他的行动。李渊敢怒不敢言，只能整天喝闷酒度日。李渊如此消沉，他的儿子李世民决定帮助父亲改变这样的境况。

李渊有四个儿子：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玄霸、李元吉。其中李世民最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，他看到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，认为隋朝的统治不会长久，只有趁现在天下大乱的机会，夺取政权，才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。于是，他就开始秘密行动了。

李世民知道光靠自己是不行的。必须找几个有本领的人帮助自己才能成大事。他观察自己周围的朋友、幕僚，发觉有个被关监狱的刘文静的地方官倒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能为自己所用。于是，李世民就到监狱去探望他，试探他说：“像您这样正直的人也被关进大牢，这世道真是忠奸不分哪！”刘文静激愤地说：“如今还有什么忠奸可言！除非有汉高祖、光武帝那样的英雄人物，不然，天下是安定不了的！”李世民赶忙说：“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物？只怕是一般人发现不了。今天我来这里，就是想和您商讨天下大事，听听您的高见。”刘文静十分高兴，笑着说：“我到底没有看错公子，现在天下大乱，烽烟不断，皇上只顾在江南游玩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太原城里有的是豪杰，唐国公手下有八九万军队，只要振臂一呼，杀出关去，用不了半年，天下就可以到手！”李世民说：“只怕家父不同意，怎么办？”刘文静想了

想，附在李世民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李世民点头微笑。

第二天，李世民就派自己的亲信带着几百钱财去找晋阳宫监裴寂赌博，借此，与其搭上关系，过了几天，李世民请裴寂喝酒，随后裴寂又回请李世民。一来二去，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了。一次，李世民突然发愁地对裴寂说：“皇上把我们李家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真是朝不保夕啊！看来局势早晚将有大变！我很想乘机干一番事业，只怕我父亲不同意，您看怎么办呢？”裴寂和李渊的交情很深，听李世民这么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公子不必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裴寂想起，不久前李渊曾收下了他送去的晋阳宫的两个宫女，便在这件事上作起文章来。一天，他请李渊喝酒，两人喝得醉眼朦胧的时候，裴寂就说：“都是我害了您，我送您两个宫女的事，怕要传出去了……”李渊大吃一惊，吓得酒醒了一半。私留宫女，灭门之罪，这可如何是好！

从这以后，李渊一想起宫女的事就发愁，吃不好，睡不下。偏偏这时候他手下的将军又在打仗中失利，李渊更加不安，生怕皇上怪罪下来。李渊身为太原留守，征讨贼人不利，总担心炀帝谴责，所以心里非常焦虑。李世民于是向李渊进言说：“父亲大人为什么这样忧虑呢？当今皇上荒淫无道，百姓愁苦怨愤，城门以外到处都是乱贼。大人要是还恪守小节，我们的危亡很快就要来到了。假如我们发起义兵，正好是适合人们的心愿呀。况且晋阳是用武的地方，军食充足，兵员也充足，大人您拥有这个地方，这确实是上天的授予呀！我们正好可以乘机转祸为福，来成就功业。上天的赐与，我们都不敢取，忧虑下去，对我们能有什么好处呢？”李渊大吃一惊，不听李世民的计谋。

第二天，李世民又劝说李渊：“这是万全之策，可以挽救灭族的危险啊。如今朝廷的纲纪松弛紊乱，盗贼逼迫天下，大人您接受朝廷命令讨伐捕捉乱贼，乱贼可以讨捕得尽吗？乱贼既然讨捕不尽，自然就当获罪了。现在外边流传李氏应帝王图讖，李金才地位、名望都很显贵，一朝之间，却因此被族灭满门。大人就是能够平贼，将来也不会因此受赏，依靠这些来求得生存、发展，这可以办得到吗？”唐高祖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说：“我一夜都在反复思量，你的话大有道理。今天就是家破人亡也由你了，变家为国也由你了。”李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这才下定决心，起兵反隋。李世民先是冒充皇帝的命令下一道公告征